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主编



陀思妥耶夫斯基集 03 钱中文 曾思艺 编选

群魔下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伦 译

上海三联书店



陀思妥耶夫斯基集 钱中文 曾思艺 编选

群魔下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伦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群魔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臧仲伦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5

ISBN 978-7-5426-5101-3

I. ①群… II. ①陀… ②臧…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5946 号

群 魔

著 者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 者 / 臧仲伦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郭挚英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720 千字

印 张 / 51.75

ISBN 978-7-5426-5101-3/I·997

定 价: 65.00 元 (上下册)

第六章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到处奔忙

一

举行游艺会的日子，终于最后定了下来，可是冯·连布克却变得越来越忧郁和越来越心事重重。他充满一种奇怪和不祥的预感，这使尤利娅·米哈伊洛夫娜深感不安。诚然，并非一切都顺利。我们那位好脾气的前省长，留下了个烂摊子；当前正霍乱肆虐；有些地方牲畜大批倒毙；整个夏天城乡各地火灾猖獗，而老百姓中却越来越厉害地流传着一种愚蠢的抱怨，说有人纵火。抢劫案比过去的规模扩大了一倍。但是，假如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其他更有分量的原因打破了迄今为止都很快活的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平静的话，那么这一切，不用说，将会比平时更加使他忧心如焚。

使尤利娅·米哈伊洛夫娜最吃惊的是，他变得一天比一天沉默寡言了，说来也怪，而且一天比一天内向了。真是的，他又有什么可隐瞒的呢？不错，他很少反驳她的意见，大部分是俯首帖耳，言听计从。比如说，由于她的坚持，为了加强省长的权力，采取了三两项非常冒险的、几乎是违法的措施。为了同样的目的，还办了几件凶险的、包庇纵容犯罪的事：比如说，有人理应法办和发配西伯利亚，仅仅由于她的坚持，却被呈请嘉奖。对有些申诉和要求照例是经常不予答复。这一切后来都暴露了出来。连布克不仅让他签字他就签字，甚至都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太太插手他履行公务应有的分寸问题。可是有时候他却突然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大发脾气，这就使尤利娅·米哈伊洛夫娜感到惊奇了。当然，在他言听计从，俯首帖

耳的日子里，他也感到有必要小小地造一点反来补偿一下自己。可惜的是，尤利娅·米哈伊洛夫娜尽管目光锐利，她还是解不透这种高尚的性格中的高尚的微妙之处。唉！她哪顾得上这事呀，因此发生了许多误会。

关于有些事我就不说了，而且我也说不好。议论行政事务中的种种失误，也不是我应当管的事，因此这整个行政方面的事我也就一概略而不提了。在动手写这部纪事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定下了另一些任务。此外，现在已有一个调查组被委派到敝省，有许多事他们自会发现，只需假以时日，少安勿躁而已。然而有些情况还是不能不交代一下。

但是，我还是接着谈尤利娅·米哈伊洛夫娜吧。这位可怜的太太（我对她深表同情）刚当上省长夫人的时候就立志要在敝省做一些超乎寻常的大动作，其实，她不采取这些动作她也能达到她一直为之神往的一切（名誉地位等）。但是不知是由于她富有诗意，还是由于她在少女时代长期郁郁乎不得志，因此一旦时来运转，就突然感到自己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殊使命，几乎就像接受了登基涂油仪式的女皇一样^①，是一个“被这条火舌燎过额头的人”^②，但是倒霉也就倒霉在这条火舌上，因为这毕竟不是每个女人头上都能盘的发髻^③。但是这道理要让一个女人相信，那就难上加难了；相反，谁要是对她唯唯诺诺，谁就能左右逢源，于是人们便争先恐后地拍她的马屁。这个可怜的女人一下子就成了各种截然相反的势力的玩物，与此同时她还自以为是个有独立见解的女人，在她能够左右省政的短时期内，许多精于此道的人竟靠了她而大发横财，并利用了她的老实。借口要求妇女独立，当时闹出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事啊！她喜

① 一种基督教的宗教仪式，为皇帝登基祝福。

② 源出普希金的诗《英雄》（1830）：“被这条火舌燎过额头的人/我们都认为神圣之极。”（丘琴译）

③ 这句话与普希金上述那首诗的开头几行相呼应：“是的，荣誉有一个怪癖，/它像一条火舌到处游荡，在它选定的人的头上飞旋，今天离开了这个人的身上，/明天在那个人的身上升起。”（丘琴译）

欢大地产，喜欢摆贵族气派，喜欢加强省长权力，喜欢民主思潮，喜欢新的规章制度、喜欢井井有条、自由思想、浅薄的社会主义思潮，喜欢贵族沙龙的俨乎其然，喜欢围着她转的那些年轻人的几乎不入流的放肆。她幻想造福于人，幻想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说得更正确些，幻想把一切人和事都聚集到一起崇拜她一个人。她也有一些特别宠信的人；比如，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就爱非常粗俗地巴结她，因此她也很喜欢他。但是她之所以喜欢他还有其他原因，这些原因怪极了，活画出这个可怜的太太的性格：她一直希望他能向她透露颠覆国家政权的那一整套阴谋！尽管这很难想象，但事实就是如此。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省里一定秘而不宣地酝酿着一件颠覆国家政权的阴谋。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一种情况下故作沉默，在另一种情况下又若隐若现，含沙射影，凡此种种，都加剧了她的这一古怪想法。她想象他同俄国的一切革命事物都有联系，但同时又对她忠心耿耿，甚至崇拜得五体投地。发现这一阴谋，彼得堡传令嘉奖，日后飞黄腾达，用“怀柔”的办法来影响年轻人，让他们悬崖勒马——这一切都十分自然地同时并存于她那想入非非的脑袋中，要知道，她曾经挽救了，降服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对于这一点，不知道她为什么深信不疑），因此她也一定能挽救其他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会毁灭，她要把他们统统挽救过来；她要对他们分类处理；她要把他们的情况这样来呈报上司；她要明镜高悬，秉公办事，甚至于，也许，她的名字将永垂青史，整个俄罗斯的自由派都将会对她感恩戴德；可是阴谋还是必须揭发。真是名利双收，好处一齐来。

但是毕竟就要举行游艺会了嘛，应当让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心情开朗些。一定要让他开心，让他放心。抱着这一目的，她打发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去见他，希望能对他的闷闷不乐有所影响，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自有一套使人心安的办法。也许，他还能告诉他一些所谓第一手材料来驱散他的愁闷。她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他的伶俐乖巧上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已经好久没有到冯·连布克的书房里去过了。他

急匆匆地跑去见他的时候，那位病人正处在特别不快的心情中。

二

发生了一件冯·连布克先生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复杂局面。在县里（也就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不久前在那里饮酒作乐的地方），有一名少尉被他的顶头上司严词训斥了一顿。这事是当着全连人的面发生的。这名少尉还很年轻，不久前刚从彼得堡调来，一向沉默寡言，神情忧郁，但自视甚高，虽然与此同时又是个小胖子，红脸蛋。他受不了对他的训斥，突然怪模怪样地低下脑袋，出人意料地发出一声尖叫，使全连人都吃了一惊，他向长官猛扑过去；他一头撞到长官的肩膀上，并使劲咬了他一口；大家好不容易才把他拉开。毫无疑问，这人疯了，起码发现他近来的行动透着古怪，简直到了岂有此理的地步。比如说，他居然把房东家的两帧圣像从房间里扔了出去，并且将其中一帧用斧头劈碎；而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则把福格特、摩莱萧特和毕希纳^①的著作分别放在三个架子上，形成三个读经台，而且在每个读经台前点上教堂用的蜡烛。从在他屋里找到的各种书的数量来看，可以肯定他这人读过许多书。如果他有五万法郎，他说不定就会像那个“军官学校的学生”那样漂洋过海，到马克萨斯群岛去，正如赫尔岑先生在他的一部著作里以十分愉快的幽默提到过的那样^②。把他抓起来时，在他的口袋里和房间里找到了一大沓

① 福格特（1817—1895），德国博物学家；摩莱萧特（1822—1893），荷兰生理学家；毕希纳（1824—1899）德国生理学家。三人都是十九世纪庸俗唯物主义的最著名代表。他们的著作对俄国于1860—1870年流行的无神论和唯物论观点产生过很大影响。恩格斯曾把他们的所谓唯物主义称之为“廉价的唯物主义”。

② 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第7部第3章《年轻的侨民》）中曾讲到，有一个“军官学校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曾于1858年到伦敦去看他，告诉他，他有三万法郎，他准备到马克萨斯群岛去，按社会主义原则建立一个移民区。这是一名萨拉托夫的地主，名叫巴赫梅捷夫，后来他去了新西兰，而不是像《往事与随想》中说的那样去了马克萨斯群岛。可是他一去便杳无音讯。

观点过激的传单。

就传单本身来说，本来是小事一桩，照我看，根本不值得费事。我们见到的传单难道还少吗。况且这又不是什么新传单，后来有人说，不久前在X省就曾散发过同样的传单，大约一个半月前，利普京曾到县里和邻省去，他说，还在那时候，他就看见过同样的传单。但是主要让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感到吃惊的是，什皮古林工厂的管事，恰好也在这时上交给警察局夜里扔在工厂里的两包或者三包与在少尉那里找到的完全相同的传单。这几包传单还没有打开，这说明还没有一个工人看过其中的任何一张。这事很无聊，但是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却因此而心事重重。这件事使他感到很不愉快，也感到很复杂。

当时在这家什皮古林工厂刚刚发生过在我们这儿嚷嚷得很厉害的“什皮古林事件”，这事还以各种不同的说法上了京城的报纸。大约三星期前，那里的一名工人得了亚洲霍乱，并且死了；以后又有几个人病倒了。城里人心惶惶，因为这霍乱不断从邻省蔓延过来。我要指出的是，为了迎候这位不速之客，敝省采取了尽可能令人满意的防疫措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却把什皮古林兄弟（他俩都是百万富翁，而且与当朝权贵有联系）开的那家工厂忽略了。于是突然大家嚷嚷开了，说正是在这家工厂隐藏着疾病的祸根和温床，在这家工厂里，尤其在工人宿舍里，肮脏已经根深蒂固，即使过去没有霍乱，那儿也会自行产生霍乱。不用说，立即采取了措施，安德烈·安东诺维奇雷厉风行地勒令立即将这些措施付诸实施。工厂在大约三周内被清扫干净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什皮古林兄弟却关闭了工厂。什皮古林的一个兄弟经常住在彼得堡，另一个兄弟在省府下令清扫工厂之后也去了莫斯科。工厂管事便开始解雇工人，现在查明，这管事还无耻地敲诈克扣和营私舞弊。工人开始牢骚满腹，要求公平合理地算清拖欠的工资，甚至还糊里糊涂地告到警察局，不过并没有大吵大嚷，而且也根本没有发生大的骚动。也就是在这时候，工厂管事给安德烈·安东诺维奇送来了传单。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未经通报就闯进了书房，因为他是主人的好友和自家人，更何况他来是受尤利娅·米哈伊洛夫娜之托。冯·连布克一看见他就双眉深锁，脸色阴沉地在桌旁站住。在此以前，他一直在书房里踱来踱去，与自己办公厅的官员布卢姆在单独说明什么问题。这布卢姆是个非常笨拙而又脸色忧郁的德国人，是冯·连布克不顾尤利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强烈反对，硬从彼得堡带来的。这官吏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进来后就退到书房门口，但并没有出去。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甚至觉得，他跟自己的上峰似乎别有深意地使了个眼色。

“哎呀，总算逮住您了，您这位深居简出的大省长！”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笑着嚷嚷道，并用手掌压住放在桌上的传单，“这可增加了您的藏品啰，是不是？”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他脸上似乎有什么肌肉蓦地抽搐了一下。

“您走开，立刻走开！”他气得发抖，叫道，“不许您……先生……”

“您倒是怎么啦？您好像生气了？”

“请允许我向您指出，先生，从今以后我根本不想再忍受您的 sans façon^①了，请您记住这点……”

“嘿，见鬼，他还当真生气了。”

“马上闭嘴，闭嘴！”冯·连布克在地毯上跺起了脚，“不许您放肆……”

天知道这样闹下去会闹成什么样子。唉，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一个情况，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根本不知道的，甚至连尤利娅·米哈伊洛夫娜本人也毫无所知，不幸的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心绪不佳，以至于在最近这段日子里发展到私下里妒忌自己的夫人对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过于亲热了。只身独处，尤其每逢半夜，他思前想后，

① 法语：无礼。

很不痛快。

“我还以为，假如一个人连续两天向您单独朗诵自己的小说，而且每天都读到深夜，想听听您的意见，这人起码也该放下一点公事公办的架子吧……尤利娅·米哈伊洛夫娜对我一向很亲切，可这会儿都认不出您来了！”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甚至带着某种尊严说道。“正好，给您吧，这是您的小说，”他把卷成一卷，紧裹在一张蓝纸里的一沓又大又重的稿纸放在桌上。

连布克的脸红了，神情很尴尬。

“您在哪儿找到的？”他喜不自胜而又小心翼翼地问道，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但又竭力掩饰。

“您想，本来卷成卷儿，后来就滚到五斗柜后面去了。很可能，我进屋后把它随便一扔，扔到五斗柜上。直到前天才由下人找到，当时他在擦地板，不过，您交给了我一个让我勉为其难的任务！”

连布克板着脸，垂下了眼睛。

“承蒙阁下厚爱，我连着两夜没有睡觉。还在前天就找到了，可我留着没有马上给您，一直在读，白天没有时间，就连夜读。不过，您哪，我不满意：不符合我的想法。不过，没关系，我从来不是个批评家，但是，老伙计，一读就放不下了，尽管我不满意。第四章和第五章，这……这……这……鬼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不过您塞进去多少幽默啊，我大笑不止。话又说回来，您多么善于嘲笑啊，自己却 *sans que cela paraisse*^①！唔，书里的第九章，第十章，都是写爱情的，我无权置喙；不过，很生动；读伊格列涅夫的信时，我差点与他同声一哭，虽然您把它写得很含蓄……要知道，这信太感人了，可与此同时您又突出这信虚伪的一面，不是吗？我是不是猜着了？唔，可是结尾写得不好，我恨不能揍您一顿。您在宣扬什么呀？要知道，这不过是过去那种神化家庭幸福，多子多孙，孩子就是资本，挣钱

① 法语：不动声色。

发家的观点^①。您给我得了吧！您会把读者迷住的，因为连我读了都放不下，这只会更糟。读者同过去一样是愚蠢的，聪明人应当去唤醒他们，可您……不过够了，再见。下回您就别生气啦，我此来本来有两句必须说的话告诉您，可您这副模样……”

这时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拿起自己的小说，锁进了橡木书橱，并顺便向布卢姆丢了个眼色，让他悄悄退出去。布卢姆拉长了脸，面色忧郁地走了。

“我不是这副模样，我不过是……不愉快的事一桩接着一桩，”他皱着眉头喃喃道，但已经没有了火气，随即坐到桌旁，“请坐，有话您就说吧。我很久没看见您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不过请您以后别这么冒冒失失地闯进来……有时在谈公事……”

“我总是很冒失……”

“我知道，您哪，我相信您并无恶意，但是有时候人家忙着呢……请坐。”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大大咧咧地斜靠在长沙发上，霎时盘起了双腿。

三

“您有什么事可操心的呢？难道是这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他用头指了指传单。“这样的传单要多少有多少，我都可以给您弄来，早在X省我就见过这玩意儿。”

“就是说还在您住那儿的时候？”

“嗯，当然不是我不在那里的時候。传单上还印着花饰，上方画了把斧头^②。让我看看（他拿起传单）；唔，对，这里也有一把斧头；

^① 据俄国学者考证，此处连布克的小说系影射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

^② 据“涅恰耶夫案”的侦查材料称，“人民惩治会”刻有一枚椭圆形的铜质图章，四周刻着：“人民惩治会 1870年2月19日”，并画有一把斧头。他们的表格上也都印有斧头。

就是这种，没错。”

“对，斧头。瞧——斧头。”

“怎么，看见斧头您也害怕啦？”

“我不是怕斧头，您哪……我也不怕，但是这事……这样的事，这有背景。”

“什么背景？就因为是从工厂里拿来的吗？嘿嘿。要知道，您的这家工厂的工人很快就要自己动手写传单了。”

“这是怎么回事？”冯·连布克板着脸，两眼紧盯着他。

“是这么回事。您要看着他们点儿。您这人脾气太好了，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您可以写小说，而处理这事必须用老办法。”

“什么老办法，这叫什么馊主意？工厂已经清扫干净了；我吩咐了，他们就照办了。”

“可是工人中有人闹事。把他们统统抓起来，狠狠地抽，事情不就了结了。”

“闹事？废话；我吩咐了，不就清扫干净了。”

“唉，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您这人的脾气太好啦！”

“第一，我根本不是那种好脾气的人，第二……”冯·连布克又被刺痛了。他跟这年轻人谈话是勉为其难的，纯粹出于好奇心，看他能不能说出点什么新鲜玩意儿来。

“啊——，又是一位老相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打断道，两眼紧盯着吸墨器下压着的另一张纸，也好像是张传单，显然是在国外印刷的，不过是诗体，“嘿，这我都会背了：《革命志士》！让咱们来瞧瞧；嗯，没错，就是那份《革命志士》。我跟这位志士仁人早在国外就相识了。哪儿挖出来的呀？”

“您说您在国外就见过？”冯·连布克猛地打了个激灵。

“还用说，四个月以前吧，甚至五个月了。”

“哎呀，您在国外见到的东西还真不少啊。”冯·连布克机敏地看了看他。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装做没有听见，打开那张纸，把那首诗高声朗读了一遍：

革命志士^①
他出身微贱，
他来自民间，
遭到贵族忌恨，
受到沙皇迫害，
他甘愿受苦受难，
受酷刑、拷问与鞭打，
走向民间，向人民宣传
自由、平等、博爱。

为发动人民起义，
他逃出沙皇大牢，
逃离了皮鞭、火钳和酷吏，
跑到遥远的异乡。
从斯摩棱斯克到塔什干，
人民在摩拳擦掌，
翘首以待这名大学生，
带领他们翻身得解放。

人人都在等他，
带领他们一往无前，
彻底打倒大贵族，
推翻万恶的沙皇。
把庄园充公，

① 这首诗是对奥加廖夫的诗《大学生》的讽刺性模拟。原诗有一句题赠：“献给年轻的朋友涅恰耶夫”，印于日内瓦。1870年奥加廖夫与涅恰耶夫决裂。这首诗的俄文名是《Светлая личность》，泛指德高望重的志士仁人，社会贤达，总之是身上闪着亮光的人。汉译名根据诗的内容把它具体化为《革命志士》。

他们要报仇，彻底清算
教会、婚姻和家庭——
旧世界的一切暴行。

“大概是从那个军官那里搜来的吧，是不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问。

“您也认识那军官？”

“还用说。我在那里跟他饮酒作乐了两天。他不发疯才怪哩。”

“他也许没有发疯吧。”

“是不是因为他开始咬人了？”

“但是，请问，既然您在国外就见过这首诗，后来又在那军官那里……”

“什么？莫名其妙！我看，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您在考我吧？瞧，您哪，”他突然非常神气地开口道，“关于我在国外的见闻，回来后我就向某人作了汇报，他们对我的汇报感到很满意，否则我就不会侥幸来到本市了。我认为，就这点而言，我的事情已经了结了，我无须向任何人再作交代。之所以了结了，并不是因为我是告密者，而是因为我不这样做不行。那些知道内情的人写信给尤利娅·米哈伊洛夫娜，说我是个忠实可靠的人……好了，话又说回来，让这一切见鬼去吧，而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告诉您一件严重的事，好在您把您那个扫烟囱的打发走了。这事对我很重要，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我对您有一个不情之请。”

“不情之请？唔，请说吧，不瞒您说，我很好奇，我准备洗耳恭听。我还得加一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您这人让我感到相当奇怪。”

冯·连布克有点紧张。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跷起了二郎腿。

“在彼得堡的时候，”他开口道，“对许多事情我是开诚布公有一说一的，但是对有些事，或者，比如，对这件事吧（他用手指敲了敲《革命志士》），我却闭口不谈，第一，因为不值得一提；第二，

我只回答人家问我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喜欢跑在头里邀功请赏；我认为这就是卑鄙小人与为形势所迫的正人君子的区别所在。嗯，总之，这事先按下不提。我说，您哪……可现在……现在，当这些笨蛋……唔，当这事业已暴露，而且已经在您的掌握之中，我看，这事是瞒不过您的——因为您也长着眼睛，而且今后您会采取什么措施是没法断定的，然而这些笨蛋却在继续胡闹，我……我……可不吗，总之，我是来求您挽救一个人的，他也是个笨蛋，也许还是个疯子，因为他还年轻，因为他屡遭不幸，也因为您为人一向宽厚……您的宽厚总不能仅仅表现在您自己创作的小说里吧！”他用粗鲁的冷言冷语说道，又不耐烦地突然中断了谈话。

总之，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直性快肠的人，但为人不够机灵，办事冒冒失失，充满了人情味，或许，还非常爱面子，主要是，这是个成不了大器的人，正如冯·连布克异常精细地对他所作的评价那样，而且他早就认为他是这样的人了，尤其在最近一星期他独自待在书房里的时候，尤其在夜间，他在私心深处拼命骂他，因为他居然莫名其妙地赢得了尤利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欢心。

“您是替谁求情呢？这一切您到底要说明什么呢？”他摆出一副大官的派头询问道，竭力掩饰内心的好奇。

“这……这……见鬼……我相信您，要知道，这不是我的错！我认为您是一个最最高尚的人，主要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就是说能够理解……对此我又有什么错呢？见鬼……”

这个可怜的人显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

“说到底，您要明白，您要明白，”他继续道，“您要明白，我如果向您说出他的姓名，我岂不是向您出卖他吗；岂不是出卖吗，不是吗？不是吗？”

“不过，要是您不肯说，我又怎么猜得出呢？”

“可不就是这道理吗，您总是用您的这个逻辑驳得我无立足之地，见鬼……唉，见鬼……这个‘革命志士’，这个‘大学生’——就是沙托夫……这就是全部真相！”

“沙托夫？怎么会是沙托夫呢？”

“沙托夫，他就是诗中提到的那个‘大学生’。他就住在本市；过去是农奴，嗯，就是打人耳光的那个。”

“知道，知道！”连布克眯起眼睛，“但是，请问，他到底何罪之有，最主要的是，您来替他说情到底要我做什么呢？”

“求您挽救他，明白吗！要知道，早在八年前我就认识他了，要知道，说不定，我还曾经是他的朋友。”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越说越激动。“唉，我没有必要向您报告我过去的的生活，”他挥了一下手，“这一切都微不足道，这一切不过是三个半人而已，加上国外的也凑不满十个，而主要是我寄希望于您的宽厚，寄希望于您的聪明。您会明白的，您会自己处理好这件事的，而不会任意胡来一气，把这看作是疯子的胡思乱想……因为他屡遭不幸，请注意，因为他长时间屡遭不幸，而不是鬼知道的闻所未闻的颠覆国家的阴谋……”

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了。

“唔。我看，他之所以有罪是因为他与那些印有斧头的传单有关，”连布克几乎威严地断定，“不过对不起，如果他只有一个人，他怎么能既在本市，又在各省，甚至还在X省散发传单呢，而且……而且，说到底，最要紧的是这传单他是打哪弄来的呢？”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显然，他们加在一起，总共才五个人，就算十个人吧，我怎么会知道呢？”

“您不知道？”

“我凭什么知道呢？他妈的！”

“但是，您不是早知道沙托夫是同谋者之一吗？”

“哎呀！”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挥了一下手，仿佛要躲开提问者明察秋毫、咄咄逼人的问题似的，“好吧，您听着，我就把全部真相告诉您吧：关于传单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也就是说毫无所知，他妈的，您明白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吗……唔，当然，那个少尉，此外还加上什么人，再加上这里的什么什么人……唔，说不定再加上沙托夫，还有什么什么人，充其量也就这些了，一帮下三烂……不过

我是来替沙托夫求情的，应该挽救他，因为这首诗是他写的，是他自己的作品，而且在国外也是通过他付印的；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至于传单，我就一无所知了。”

“既然这诗是他写的，那很可能，传单也是他写的。不过，究竟有什么根据让您怀疑沙托夫先生呢？”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摆出一副彻底失去耐心的样子，从口袋里摸出皮夹子，从里面取出一张字条。

“这就是根据！”他把那张字条甩到桌上叫道。连布克打开一看：原来这字条是半年前写的，由这儿带到国外，字条很短，才两句话：

《革命志士》在这里印不了，我无能为力，请于国外付印。

伊·沙托夫

连布克目不转睛地盯着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说得对，他的目光有点像野山羊的目光，有时像极了。

“就是说，是这么回事，”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霍地说道，“这说明，半年前，他在这里先把这首诗写好了，但是在这里的什么秘密印刷所他没法印——因此请人带到国外去印……您似乎，清楚了吧？”

“是的，清楚了，您哪，但是他请谁去帮他印呢？就这点还不清楚。”连布克以一种十分狡黠的讽刺说道。

“不就是请基里洛夫吗，这条子就是写到国外给基里洛夫的……难道您不知道？要知道，这太让人遗憾了，说不定您只是在我面前装模作样吧，其实关于这首诗您自己早知道了，就这些！要不这诗怎么会出现在您桌上呢？它还真有本事，自己跑来了！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还要苦苦地追问我呢？”

他抽风似的掏出手帕擦去了脑门上的汗。

“也许，某些事我是知道的……”连布克避而不答，“但这个基里洛夫又是什么人呢？”

“就是外地来的那位工程师呀，曾经做过斯塔夫罗金的决斗证人，